

論
衡

冊
四

論衡卷第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

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

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
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
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
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
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
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
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轡杠之杠杆東則旒
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
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
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
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
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蒿

筵或作

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蒿
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
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
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
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
喜致寒溫喜怒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
人君喜怒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
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
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
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
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
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
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

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驚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

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
啼號非徒數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
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
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
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
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
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
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
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尙寒霜適自降而衍
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
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
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

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
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
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
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
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
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
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
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
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
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
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
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

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
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
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
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
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
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
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
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
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
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
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尙謂非二子精神
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

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
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
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
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
尾周楚惡之繇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
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
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
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
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零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
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
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

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

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
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
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
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
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
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
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
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
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
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
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

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
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
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
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
請於惠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
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
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圯中鬼谷先生泣下
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
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
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
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
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
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

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

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後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愍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